

从认知视角看商务英语习语的概念隐喻

傅 誉 毛智慧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慈溪 315300)

摘要: 文章基于《商务英语习语手册》的语料来源,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聚焦考察商务英语习语中的概念隐喻。研究发现,在隐喻性的商务英语习语中,其概念隐喻的始源域主要有:人类的日常生活、竞技活动和探索活动。其中人类日常生活和竞技活动作为商务活动的始源域最为常见。通过分析这些始源域和商务目标域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词汇—社会—认知”的商务英语习语认知策略。

关键词: 商务英语习语; 认知语言学; 概念隐喻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28(2021)14-0130-02

一、引言

习语由有特定意义的词语组合而成,并由此产生全新的语义,用于简明表达习语使用者的思想和态度(Goddard, 2000: 4)。^[1]

随着人们对习语的大量运用,很多新鲜感十足的习语出现在了商务活动中,因此正确理解这些习语就显得很有必要。商务英语习语其语义虽然与字面意义有所出入,但由于“词语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确定的意图意义,所以特定语境中隐喻的意义具有确定性”(钟守满、孙崇飞, 2012: 54)^[2],即词汇意义无法与所指事物的一般知识截然分开,那么商务英语习语的语义则可以依据词汇作为激活其概念隐喻的参照点,并结合特定的商务语境,根据“词汇—社会—认知”三位一体的认知策略来理解商务英语习语的隐喻义。本文基于《商务英语习语手册》的语料来源,拟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聚焦考察商务英语习语中的概念隐喻。

二、商务英语习语与认知语言学

Holtgraves (2002: 109)认为:“语言的研究能为我们理解社会行为做出伟大的贡献,反之理解语言使用需要理解社会维度。”^[3]原先的认知语言学仅参照了前一点,这使得认知视角变得局限,从而导致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社会转向”的出现表明认知语言学不仅关注个体认知同时也兼顾考察语言的社会、文化因素,即“人们的认知会根据具体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产生特异性”(张辉、孙崇飞, 2015: 36)。^[4]由此可见,习语的隐喻意义并不与外部世界直接相连,大部分情况下意义是动态化的。绝大部分商务英语习语的隐喻就属于主观的、情景化的、动态的概念隐喻。概念隐喻理论是由Lakoff &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的,它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映射到一个抽象的目标域,从而达到认知的目标,因此从本质上来说,隐喻是人们理解和认知周围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转引自司昌超, 2017: 183-184)。^[5]这也表明概念隐喻理论可以成为理解商务英语习语的有效工具,通过在隐喻性

表达的始源域与抽象的目标域之间建立联结,结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商务语境动态地理解对方所传达的语义。本文基于来自《商务英语习语手册》的语料数据,并对语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商务英语习语的概念隐喻主要表征为以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竞技活动、人类探索活动等作为始源域向商务活动域进行映射。

三、商务英语习语的概念隐喻

1. 商务活动是人类日常生活

概念隐喻存在于各式人类日常活动,因此概念隐喻中的始源域通常为我们熟知。其作为已知概念域可以向未知目标域进行输入,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目标域的意义(束定芳, 2000: 102)。^[6]正如Lakoff (1993: 105-110)所言,始源域的意义和结构特征决定了隐喻的意义。^[7]由于人类日常生活行为的普遍性,越来越多以人类日常生活为始源域的商务习语也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如下例:

(1) In this company we don't cut corners: we produce a high-quality, reliable product.

(2) You don't have to decide now. Sleep on it and let us know tomorrow.

例(1)中“cut corners”这一习语源于人们在马路上过拐角时为了图省时直接踩草坪抄近道的行为,从平面上看就像是给马路切了一个角。在商务目标域中,以人们在马路上“抄近道”的日常生活行为为始源域映射到目标域商务行为,则聚焦于“偷工减料”的行为表现。例(2)中“sleep on it”源于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中的睡觉,既然要休息睡觉了那么事情也就要放到明天再做决定。例句中施喻者以“睡一觉再说”的生活行为映射到商务会谈中让对方第二天再做决定的商业行为,二者都体现了“再做考虑”的特点。因此该习语在商务语境中常理解为把事情留到第二天做决定。

2. 商务活动是竞技活动

竞技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人类认知中所熟悉的竞技行为因此常常被作为始源域映射到抽

象或陌生的概念域,因而构建出许多以体育竞技、棋牌竞技等为始源域的隐喻性商务习语,体育竞技中又以球类最常见。“始源域的某种概念被映射到目标域的某种概念之上”(Lakoff & Turner, 1989: 63-64)。^[8]这些习语用于商务活动中,则表现为始源域竞技活动的某种概念被映射到目标域商务活动的某种概念之上,二者之间是互动的映射关系。由于“隐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的心理表征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苏晓军, 2009: 47-57)^[9],我们在解读这一类商务英语习语时需要结合商务活动和竞技活动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例如:

(3) If our partners don't come up with their share, the whole thing's going to dead before we get to first base.

(4) In principle, I like the idea, but I'm afraid it's just too long a shot in the present market.

(5) Negotiations for the merger of the two companies were called off after accountants reached a stalemate over valuation of assets.

(6)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there's no passing the buck, the buck stops with you.

例(3)“get to first base”源于竞技活动中的棒球比赛,选手需要将棒球一垒一垒地推进,“first base”是第一垒,因此例句中以“到达第一垒”的竞技行为为始源域映射到商务活动这一目标域,聚焦于二者之间“完成第一个目标”的相似性,因此在商务英语习语中其隐喻义为“取得初步的成功”。例(4)“long shot”(长距离的射击),该习语在19世纪的美国流行起来,源于射击运动。那时的枪支精准度差,很难打中远距离目标。例句中以射击运动中远距离射击的行为为始源域映射到商务活动中,表示不可能成功的尝试。例(5)中“reach a stalemate”是国际象棋里的术语,指棋盘上无子可动,即和棋。例句以竞技活动中棋类竞技的行为为始源域映射到商务谈判中,隐喻为商务活动中双方陷入僵局的局面。例(6)中“pass the buck”源于竞技活动中的牌类运动,牌桌里有轮流做庄规矩,而庄家则需要发牌。因此该习语原指把发牌的责任交给下一轮的庄家。这一隐喻性习语将牌类活动中移交发牌责任的行为,即“转移”的概念映射到商务活动中,指商务语境下推卸责任的行为。

3. 商务活动是人类探索活动

商务活动中很多行为与人类的探索冒险行为相似,譬如新的项目、新的产品、新的计划,而隐喻正是建构在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相似性基础之上的。在隐喻中,“存在或表现于始源域中的某些特性被映射到存在或表现于目标域的某些特性之上”(Lakoff & Turner, 1989: 63-64)。^[8]那么在以人类探索活动为始源域的隐喻性习语中,某些探索活动的特性也由此映射到其他人类活动的某些特性上。在此,我们主要讨论以人类的商务活动为目标域的这一类习语。

(7) Sales technique is the art of breaking the ice between supplier and consumer.

(8) Road trials of the new car will provide the acid test of its safety and reliability.

破冰船的出现允许人们能够探索被冰面覆盖的未知领域,例(7)中“break the ice”正是源于此。句中以人类探索行为中驾驶破冰船使被冰面覆盖得区域走起来更加舒坦自

如这一始源域映射到销售环境中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打破僵局使得交流起来更为畅通这一目标域,聚焦于二者都具有“打破”“使舒缓”这些特性,所以在商务目标域引申为“缓和紧张气氛”之意。例(8)中“the acid test”(酸性测试)来自19世纪的淘金热时期,由于黄金能与酸发生化学反应,所以这成了判断淘金者是否得到了黄金的重要依据。因此该习语就有了决定性检测的意义。例句中则以淘金的探索行为中酸性检测为始源域映射到商贸行为中产品受到严峻考验,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这些测验都非常关键。因此在商务语境下该习语引申为“严峻考验”或是“关键性测试”。

四、结语

本文基于《商务英语习语手册》的语料来源,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聚焦考察商务英语习语中的概念隐喻。研究发现,在隐喻性的商务英语习语中,其概念隐喻主要有:商务活动是人类的日常生活,商务活动是竞技活动,商务活动是探索活动,其中以日常生活和竞技活动为最常见。由于词汇意义与其所指事物的一般知识密切相关,因此,商务英语学习者可以通过结合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特定的商务语境,寻找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联系,由此激活这些习语背后的概念隐喻,在形成“词汇—社会—认知”理解策略的基础上正确解读它们的隐喻义。

参考文献:

- [1] Goddard, C. 商务英语习语手册[M]. 陈向阳, 陈品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4.
- [2] 钟守满, 孙崇飞. 隐喻释义及其释义模式[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35): 54.
- [3] Holtgraves, T. Language as Social 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Use[M].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109.
- [4] Evans, V. & M. Gr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M]. 张辉, 孙崇飞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5: 36.
- [5] 司昌超. Lakoff 笔下《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隐喻的理论探究[J]. 教育现代化, 2017, 4(26): 183-184.
- [6]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02.
- [7]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C]//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5-110.
- [8] Lakoff, G. &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63-64.
- [9] 苏晓军. 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 32(05): 47-51.

作者简介:

傅誉(2000-), 男, 汉族, 浙江宁波人,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 学生,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毛智慧(1977-), 女, 汉族, 江西临川人,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